

焦点人物

川剧名家陈巧茹：

■ 邹安音

情动蓉城，川剧《白蛇传》再现烟火人间

五月的蓉城，被锦江滋养的天府之国花开遍野。走在成都的街上，似乎连空气中都暗含着蜀地独有的舒适和安逸。那种活色生香的城市气质，总想把人引往另一个“百花”盛开的地方——四川成都市音乐厅。

2023年四川省首届川剧汇演重点剧目于此荟萃，19家省内外川剧院团(单位)、共28场演出精彩呈现，没想到其中唯一一部武戏让锦江沸腾，它就是由南充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选送，南充市川剧团(川北灯戏剧团)复排的川剧大幕戏《白蛇传》。

西湖定情、仙山盗草、水漫金山……是谁在悲情呐喊？一声声高腔，一阵阵鼓鸣……最后都化作滔天的巨浪，在女主人公执着的情爱奔赴中，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白蛇传》再现烟火人间。

唱、念、做、打、舞；手、眼、身、法、步；翻跟头、变脸、高钓鱼、踢慧眼……那一刻，蜀风蜀韵的川剧，凝聚成中华民族情感认同的向心力，仿佛隔离了时空和地域……

舞台之上，故事情节起伏跌宕：佛殿争锁、收青下凡、船舟借伞、水漫金山等9个场次，讲述了白蛇仙姑被如来佛祖囚禁于白莲池中，恨天规无情乃斩断枷锁奔向人间。与许仙结为夫妻后，法海和尚尾随下凡，欲拆散他们的姻缘，由此白蛇与青蛇水漫金山，勇斗各路恶神仙将……

舞台之下，中国“梅花奖”两度获得者、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陈巧茹不禁心潮澎湃。她亲手执导的川剧《白蛇传》，老中青同台献艺，年龄跨度从16岁至81岁，其中南充川北灯戏非遗传习班的40名学员成了骨干，81岁的司鼓郭光玉担任乐队指挥。

蜀山蜀水蜀韵，名家新秀相携共同演绎的这一段川剧情，何尝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星火在闪耀。

嘉陵艺苑，搏击中流是她所想要抵达的诗意远方

位居四川东北的南充，嘉陵江绕城而过，山是大地的脊骨，水是山川的血脉，蕴藏了一江的诗意和繁华。这里是国家级非遗川北灯戏的发源地，国脉盛而文脉兴，南充市川北灯戏非遗传习班应运而生。

“春节来南充，听说南充川剧团川北灯戏非遗传习班的孩子们就要毕业了，他们想拍一部川剧《白蛇传》来献礼青春。这正好契合四川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振兴川剧四十年主题，我当时就决定参与执导。”陈巧茹动情地说，就这样与南充艺苑再次握手交融。

她第一次融入南充，是受邀扮演川剧《红盐》的女主角，这是当年南充川剧团倾情推出的一部大戏。还记得那震撼人心灵的主题旋律吗？在一片被烈士鲜血浸染的红色山河中，女主人公的一腔悲胆忠诚，抒怀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南充当年的红色故事。

如今，俯瞰脚下，江水奔涌，山河日新。面对川北灯戏非遗传习班的孩子们，在他们充满激情的年轻面孔上，陈巧茹似乎看到了自己青春拼搏的影子。

“在短短的40天之内，能把这个戏排出来是



陈巧茹执导、南充市川剧团复排的川剧大幕戏《白蛇传》

很不容易的。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剧团老一辈们倾尽心血，孩子们努力上进，不管是在功夫方面，还是在表演、唱腔和人物塑造上，每天都在飞跃发展。”陈巧茹由衷地说。

“这就应验了我们行业的一句老话，剧团，就是要‘剧’才能‘团’，要用‘剧’来锻炼队伍，以这个戏来练他们的功，以这个戏来铸他们的魂，让他们有荣誉感和尊严感。国家如此重视，老师倾心培养，娃娃们更要付出努力，我们的非遗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发扬下去。”

在艺苑的风景线上搏击中流，是她所想要抵达的诗意远方。“孩子们虽然还显得比较稚嫩，但是只要他们能够爱川剧，爱中国传统艺术，跟老师不断地刻苦学习，将来是大有前途的，也能够走得更远。”

省城川剧汇演结束之后，她又受邀参加西南石油大学的川北灯戏校园剧执导，再次把南充的地域文化融合，为大学生汇演做准备。

那一个在舞台展翅飞翔的青春少年，何尝不是一代一代艺术名家们的薪火相承。回望人生，陈巧茹心中仿佛仍然聚着一团希望之火，助推着她一步一步从四川泸州的叙永家乡，走到了省城成都，再从这里走向了世界。

年少追梦，让艺术的魅力跨越国界

川南泸州叙永县，山山相连，民风淳朴。1967年2月，初春的微风吹过山岗，沉寂一

唱、念、做、打、舞；手、眼、身、法、步；翻跟头、变脸、高钓鱼、踢慧眼……那一刻，蜀风蜀韵的川剧，凝聚成中华民族情感认同的向心力，仿佛隔离了时空和地域……

蜀风蜀韵中国心

冬的大地开始苏醒，陈巧茹呱呱坠地了。

在身为川剧演员父母的熏陶下，天资聪颖的陈巧茹，12岁就被选入当地剧团。“那时候条件艰苦，人们生活简单，没有电视看，川剧就很兴盛。我每天拖着一个箱子，里面装满了一年四季的衣服，到处去演出。1983年，当我参演的剧目《打神》在宜宾地区获得青少年比赛演出一等奖时，艺术之门从此打开。”

“回望过去，在乡下这六年多时间，每天演出至少一两场，逢年过节还要演三场。早上练功，自己煮饭，很辛苦。但我的传统戏曲基础，包括所有的基本功和舞台经验，都是在这个时候锻炼出来的。以至于养成了现在的个性和习惯，每天要紧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做完，不得拖拉。”

1992年，已是四川知名川剧演员的陈巧茹喜摘梅花大奖。这一年，她才23岁，就像一只金凤凰，飞到了梦想中的舞台之上。

“当我带着经典川剧传统剧目《白蛇传》到法国、瑞士、西班牙、意大利等巡演时，没想



川剧名家陈巧茹

到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他们尤其喜欢中国独有的、原生态的东西，比如不带音响的原声，服饰上的蜀绣、苏绣……仅在法国就演了40场(有两场彩排)，走了20多个城市。虽然我们打的是中文字幕，但艺术的魅力已经跨越了国界。我们与他们交流合作20多年了，所以中国的传统艺术是永不过时的。”

“我们就是要文化自信，要不断地学习，提升自己的认知。我演了几百出戏，包括多部世界名著，比如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这就是我人生的阅历，舞台上之皆课堂。”如此热爱自己事业的陈巧茹，会经常受邀到成都七中等一些大中学讲述川剧和自己的故事，在学子们的心中，点燃一团艺术的圣火。

川剧之光，传递“真善美”是一种幸福与快乐

天府之国的四川，江河滋养了生灵，也孕育了灿烂文明。岷山下，三星堆的烟火从不会熄灭，就像川剧高腔的声音一直在回响。

“20世纪90年代，戏曲演艺陷入低谷，那正好我到国外演出，看到外国人那么喜欢我们的川剧，就有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文化自信首先是要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认识到我们川剧的艺术价值在哪里，这样才能够有文化自信。”

“南充在四川省振兴川剧40年亮相，他们虽然也有不足，但是可以显示充足的后备力量，证明我们年轻演员始终在成长。宜宾、自贡和内江都开始这种模式，只有这样，我们活态的非遗艺术才能传递下去。”

陈巧茹由此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在未来的十年，自己更多的工作是进行艺术传播，去带更多年轻的演员飞翔，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到戏曲的美。

“我们要培养年轻的川剧演员，更要培养年轻的观众，让这批年轻的演员去吸引这批年轻的观众，这个很重要。舞台上的传承和舞台下的传承同样重要，因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不只靠各位表演艺术家，还要让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都明白中华文化的珍贵。”

20多年来，陈巧茹带着她的团队常年进驻校园，“在小学，我们就让更多的小朋友看到戏曲之美，比如服饰的美，让他们对传统戏曲

感兴趣，到中学去，就多用文学性强的历史剧，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可以结合他们的历史课和艺术课；进入大学，就要用思想性和艺术性强的剧目去征服，比如在《烈火中永生》。”

方寸舞台，品相世间，生旦净末丑，人间烟火色。陈巧茹说：“在每一个千变万化的人物角色中去感受他们的心境和命运，从中传递真善美的人间情爱，这是川剧演员的幸福和快乐。”

荧屏亮点

《甜小姐与冷先生》：都市情感剧里新女性的“人间清醒”

女性价值的实现不需要男性力量的助力，女性命运的改变不需要男性情感的救赎，《甜小姐与冷先生》在甜蜜爱情的外壳之下，内核依旧是女性的觉醒、成长，以及对自我力量的探索与追寻。

YOUKU VIP



■ 钟玲

“做光芒万丈的自己，守护棋逢对手的爱情”。原本并未想到，一句海报上的文案，亦可定义一部剧的主题与精髓。

由王子文、金瀚主演的《甜小姐与冷先生》将于本周收官。但“酷总”与“霸总”的双强恋爱故事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却并非男女主角的甜蜜爱情，而是从不同社会话题中呈现出来的新时代里新女性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积极的生活态度。没错，从剧名而猜想的姐弟恋兼甜宠爱情套路，在剧中并没有那么多可以磕的糖分，且人设也出乎预料：甜小姐不甜，冷先生不冷，而爱情让位的结果，是反程式化地让女主角与女配角们共同成就了新女性的“人间清醒”系列图鉴。

且听分解。不被定义，不被限制，在任何环境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奋斗活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这是新时代女性对女性力量最好的诠释，而剧中的女主角孟好恬便是这种坚定地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践行者，亦是越来越多元的新时代女性形象的杰出范本之一——

经济独立、精神独立，对人生拥有清醒的认知，作为一个潜心搞事业的工作狂人和一个依靠自我力量勇于追梦的创业者，孟好恬的奋斗经历，“从头至尾”折射出来的都是正能量的价值观。她身兼数职，从零开始，对待事业，努力、进取、不退缩、不放弃，划出了从追求梦想到实现梦想、从认识自我到超越自我的自立、自强的人生弧线；对待生活，她不回避痛苦，勇敢面对种种难题，即使受过爱情的伤，也愿意走进新的情感世界，在拥有掌控自己人生的底气之余，绘出了从被动等待到主动出击、从随遇而安到积极争取的情感成长路径。

自信、坚强，如此甚好！孟好恬，不愧于被

称为女性的励志榜样，她不以外界评价体系作为衡量自己人生的标准，追求的是自我意志的表达与自我价值的提升。

未婚的孟好恬，拥有着爱自己再爱他人的能力，而其已婚的闺蜜姜蕾蕾呢？

人生的磨难有很多很多种，但于婚姻生活，以男性为主、由男性掌握“经济命脉”的家庭结构里，妻子们却大多拥有相似的处境——一旦婚姻触礁，不管你是养尊处优的“全职太太”，还是日日辛劳的“家庭主妇”，还是需要事业上家庭中寻找平衡的职场女性，都会在被抛弃的状态下，一时之间彷徨失落、不知所措。如何拥抱新生活？这是离异女性首先要应对的一个难题。“渣男”欺骗；玛吉，被渣男抛弃陷入自我怀疑；沈纯依，因爱得卑微患得患失……

未婚与已婚，相亲骗局、家暴之痛、被出轨之伤……她们形形色色的遭遇，映射的是都市女性的生存现状和人生困境，每个人面临的有关婚恋、家庭等方面的人生难题，每个人的“蜕变”轨迹，既体现了艺术作品对现实生活的深刻

反思与精准投射，也在女性的自我成长与互助关系中传递出了“girls help girls”的理念。这些女性形象没有一味在痛苦中迷失，而是努力于迷茫中学会了“自救”——曾试图轻生的一方最终好起来终于摆脱不幸婚姻；唐娜在利益诱惑面前选择公开婚介公司的骗局；玛吉快刀斩乱麻决绝地与过去割席；沈纯依执着多年，最终决定放手与不理想的爱情断舍离……

无论是职场女性的人设和闺蜜联盟的叙事，还是女性处于单身状态被父母催婚、陷入恋爱状态被男方pua，以及婚姻走向终结后的破与立等困境时的“自救”法则，《甜小姐与冷先生》都以剧中女性截然不同的生命经历，给予现实中与之拥有同样困惑的女性更符合当代价值观的解答：无论逆境与顺境，女性，都要坚持做自己，人生有无限可能，不将未来依附于任何人，拥有直面命运之困难的勇气，积极面对人生之路上的挫折，才是书写人生的最优答卷。

女性价值的实现不需要男性力量的助力，女性命运的改变不需要男性情感的救赎，《甜小姐与冷先生》在甜蜜爱情的外壳之下，内核依旧是女性的觉醒、成长，以及对自我力量的探索与追寻。剧中涉及女性的事业、婚姻、友谊、生存困境等多维度女性社会议题，所呈现的众多都市女性的人生故事与内心世界，诠释的是女性精神与女性力量的要义，与此同时，《甜小姐与冷先生》也依赖一个看似恪守常规的都市情感故事，清晰地表达了已鲜明的观点——于爱情上，支持女性打破年龄及身份差距的桎梏；在婚姻上，鼓励女性不因囿于“曾经”与“过往”。

虽然，在《甜小姐与冷先生》中，男女主角之间撒的“糖”我并未碰到，但女性在情感、婚姻、生活中的选择、纠结、成长和蜕变，以及逐梦女性身上的光芒，无疑，我都接收到了。



■ 高洁

《摩登与弄潮：近代中国的文化与社会》，以女性解放和儿童启蒙为研究切入点，挖掘女性和儿童在民族复兴思潮下觉醒的主体意识，解读了他们挣脱传统桎梏和时代约束的“破茧”尝试以及难以真正“成蝶”的复杂因素。

不过，《摩登与弄潮：近代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并非仅将妇女和儿童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将之视为一种研究方法，揭示背后的政治文化元素交织而成的历史图谱。

为带领读者重返历史现场，这本书注重“以图证史”，挖掘老照片和老电影，生动立体地解读图中情境的内涵、创作者的立意、编剧和导演的旨趣、女性形象的演绎及观众的情绪。在儿童节日，通过挖掘儿童拜谒中山陵、代表发言、节目表演，官员为儿童颁发礼物等图片场景，透视政府当局对小国民开展训育的真实用意；在健美运动的历史图像和影像资料中，柔软操、比赛、游泳、骑马的流行，使得女性的身体不再是隐秘的存在，成为一种可公开的、附带民族振兴内涵的生命符号，由此展现了身体解放与女性解放、民族解放相互变奏的鲜活画面。

同时，兼顾妇女儿童群像考察和个案研究，凸显地域文化，也成为《摩登与弄潮：近代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的特色，因此，书中既聚焦南京的学龄儿童和上海的健美女性，也着眼地处东南边陲的广东潮汕娑娘，考察不同区域对妇女儿童解放的接受和推进情势。而对于北京，也从民国时期至改革开放这一长时段、大脉路的动态语境，挖掘女性与时代潜行的暗流和世俗价值之间存在的若干错位及其带来的成长桎梏。

对于女性儿童主体意识苏醒的观察凸显时代性和空间感，书中涉猎了跨国语境下的性别文化差异。在北京，穿越民国时期的胡同、建国初期的军区大院、改革开放伊始的公交车，捕捉女童、少女、女青年挣脱传统伦理与世俗眼光的主动姿态；在上海，漫步体育场、校园、中山陵、庆典会场等，还原地理意义上的空间与妇女儿童主体身份建构的联动。除此之外，《摩登与弄潮：近代中国的文化与社会》还解读了妇女儿童从家庭走向社会这一文化层面的空间触发的位移，包括健美女性试图跻身资产阶级行列的欲望，固守体制内岗位的女性投身洋溢着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儿童意识到不再是“家庭私有物”，而是国家民族“未来的主人翁”，摘除了“缩小的成人”的标签，以独立、个性的主体昭示着近代中国的星光。

父权制文化的残存、女性认识的有限性、资本市场的席卷，无形中演变为制约女性发展的新镣铐。民初上海女教师周静娟在自由结婚和恪守伦理之间的撕裂，家庭伦理、报刊舆论、司法争执、艺术戏谑的夹杂，模糊了“他杀”与“自杀”的界限。商家对健美产品的引导宣传、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凝视、电影对健美运动的畸形演绎、南京国民政府在新生活运动中倡导“妇女回家”、女性对健美标准的追逐，致使她们在获得身体解放的同时，又主动或被动地钻进新的牢笼，背离了女性解放的原初目标。而《摩登与弄潮：近代中国的文化与社会》把握摩登都市资本的霸权逻辑，剖析健美女性迫切实现阶层上迁的文化心理，解读她们接受国民教育、掌握经济自主权、参与革命的有限性，以及同广大劳动妇女的隔膜程度，进一步审视了健美风潮因何无法真正实现女性解放的重要维度。

与女性相比，南京国民政府的政党规训凌驾于儿童身心成长规律，对于儿童福利的推行同知识精英关于儿童解放与发展的构想相差甚远，导致儿童长期陷入“被言说”“被安排”的失语状态。书中披露，儿童代表的发言明显有成人代笔的痕迹，儿童参加各项仪式演练时兴奋与煎熬交杂于心，三民主义渗入儿童读物，流浪儿童被排斥在儿童福利的门外，导致儿童节日成为一场“有产者的狂欢”。

饶有趣味的是，《摩登与弄潮：近代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对潮汕娑娘之“困”的解读，夹杂着作者从潮汕走出的女性生命体验。作为潮汕三市之一的汕头是近代中国最早开埠的口岸之一，后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腾飞，但至今潮汕女性为人口称颂的依旧是“贤妻良母”的标签，这是一个常被忽视却又值得深思的话题。这本书追溯了秦汉以来中原至潮汕、潮汕至南洋的移民浪潮，如何保留并加固了传统的性别秩序。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传播的有限性、出走的新女性鲜少反哺的分析思路，对于考察其他内陆地区的妇女问题亦有借鉴意义。当代潮汕地区的祠堂文化、节日规范是否依旧维护着传统的性别秩序？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带动女性经济自主的提升，省内和省内外通婚的推进，或能为理解新潮汕新女性的发展提供一个开拓性的维度。

【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国北平儿童福利事业研究”(20LSC010)阶段性成果】

《摩登与弄潮》：「破茧」与「成蝶」——近代中国妇女儿童解放的历史变奏